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十九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徐鳳彩聖期參閱

王端毅公文集

狀

王　恕

參鎮守官黍隨擾害夷方謝狀　　鎮守參隨

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爲名、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

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　勅諭金牌信符及勘合
底簿關防詐僞以盡撫綏之道　列聖相承率繇舊
章每於踐阼之初換與勘合底簿　勅諭昭昭篇簡
立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
莫不慕義向化恪修職貢頃自太監錢能到於雲南
侮慢自賢罔遵　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
公營私需索攪擾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令灣甸
州告稱前項京官節次要伊銀兩等情臣再三體訪
委的是實然此輩之到雲南非特攪擾外夷衙門而

腹裏地方無不被害人情大為之不堪除給榜文發

去該州禁約及已故知州景拙法伊男承襲之事另

行外查得吳京官即吳源係散官江和即姜和係指

揮鐵京官即鐵聽係勇士福安即劉安與楊能俱百

錢能在雲南遞指揮郭景只玉帶龍衣私通安南

戶係跟隨錢能人員錢五係錢能義男合無差官將

王爲端毅所擒景赴井死因劾能罪狀先朝任重

各犯拏解到京查金牌信符衙門勅諭事例治以重

大臣如此今人動言祖宗朝亦有鎮守内臣無損

罪就將追出贓物給該州出銀人收領如此則法令

於治不知方今方鎮大臣巾屦節尚可推耶

昭明而姦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

乞嚴賞罰以禁盜賊奏狀

滇南官軍

照得衛所官軍。本爲防姦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費軍實。張虛聲而爲觀美也。且雲南地方。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盔甲鎗刀弓箭挨牌等項軍器。家家有之。動輒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結爲羣黨。各執軍器。流刧村寨。抄搶家財。殺死人命。或截路搶刧商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緣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睹　大明律失悞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

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人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不能保其必勝奈何近來庸懦不才頭目因向時領軍將校或以輕進被參或以損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勦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開設辭遮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軍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者然也設若臨陣奮

勇與賊對敵而死者厚卹其家不罪領軍之官若能（近來朝廷頗中此令於九逆但須之力行之耳）成功厚加賞賚其臨陣退縮不能奮勇効死致賊猖獗殺害良民失陷地方照依軍法處治設或鼓之再戰誰敢退縮誰不向前此馭之之法也如此則賊不期破而自破功不必成而自成矣且雲南强賊比之它處數加十倍雖曰習俗之使然其致之也則有繇焉或土官令家奴糾合部民而爲之或管莊之人招（近者昔明○井）（亦沐氏莊戶也）引無籍軍而爲之盜以土官并管莊之人爲主人贓俱藏於其家誰敢前去搜捕此雲南强盜所以多於

他處也。況雲南去京萬里。非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將問成該決強盜照依常例。奏請至秋後。然後行刑。動經監候一年之上或二三年者。亦有之。比及奏　請

一罰行宜速使人知所懼

至日或死于獄中而不受刑者多矣。將何以警兇惡而快人心。乞　勅該部計議。今後官軍人等與賊對敵而死者。官給銀物以卹其家。本管頭目督軍同戰救援不及者不罪。如或有功次。量加賞賚。若遇賊退縮不能奮勇不能督戰。及見同征軍士被圍故不救援者。俱以軍法處治。土官并管莊之人縱賊為非者。

亦治以重罪仍將今後拿獲幷見問未結強盜都布按三司會問明白同見監已問結強盜俱引赴鎮守總兵巡撫巡按等官處會審無冤委官押發市曹就便處决仍將首級發於打刼地方梟掛示衆然後具奏如此則賞罰當而官軍知所勸法令嚴而盜賊不敢肆矣。

駕帖不可無印信疏　駕帖印信

近聞雲南中衛百戶汪清來自京師賷捧　駕帖與刑部郎中鍾蕃錦衣衛百戶宋鑑臣竊有疑焉伏聞

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子、皆所以防詐偽也。今聞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華軍丁事、都察院覆本奏奉　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礙錢能奏來處置、欽此、今原差郎中等官鍾蕃等、齎領前項　旨意公文、於本年九月初六日到雲南、提取犯人盧安等、到官鞫問間、百戶汪清、又齎　駕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郎中鍾蕃

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之所疑者無他但爲事體不一何則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若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閒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 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于 上意而不死則是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 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繇是言之 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遠孤蹤刼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履虎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眞可謂不知量者也但緣前項事情

大臣深思遠慮之言

并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阯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夫啓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等所為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公疏上 憲宗為召錢能歸安置南京

自是黔公以下無不凜凜矣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為 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奏 准，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攪擾夷方之事，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是

以不得不從實 上聞。其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若臣不以實告。則是黨權要而欺 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幸而免之。亦豈忠臣孝子之心之忍爲乎。黨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冐 天威、不勝戰慄、

參提奪占南甸田地軍職奏狀 中使科擾

竊惟外夷之人、性如犬羊、馭之以道則歸順、馭之失策則背叛、故 祖宗時、因其慕義向化、臣伏中國、是

以待之以誠信、撫之以恩義、嘗降　勑禁止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假托公差前去夷方擾害、非徒安外夷、實所以安中國也、若外夷安、則邊方無事、而中國自安、外夷不安、則邊方多事、而中國亦不得安、今外夷南甸宣撫司百夫長刁克鐵告稱、各官占伊前項村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竄、差發拖欠、節緣、（內官隨從舍人蘇援而于滿夷于）孫侵擾外夷（原尤非細故）地方事理、若不拿問處置、誠恐失夷人心、因而激變、引惹邊釁、不無勞師費財、為中國憂、所係甚大、非但區區田土而已、查得尹指揮係尹泉、陳指揮係陳輔

明指揮係明廣、尹千戶係尹銘、蘭千戶係蘭鑑、俱騰衝司、鮑千戶係鮑綸、金齒司、知事謝慶係土官、合無將各官與百夫長刁克巒等拘提到官、坐委雲南都布按三司堂上公正官各一員、押帶前去告田處所從公踏勘、如所告是實、即將田地斷給刁克巒管領、招撫逃民復業耕種、辦納差發、有罪之人問擬如律、如此方得撫馭蠻夷之體若有虛詐、亦當宣布 恩威、諭以禍福、使之知所警懼不敢違犯干礙太監錢能、另行奏 因刁克巒與撫爲太監錢能所占故地[illegible]另行請定奪、如此奏請之辭、則彊禦畏法、而詞訟自息、遠人安業、而邊釁不生矣、

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奏狀　中使科擾

臣惟自古人臣之事君以聲色貨利珍奇方術爲容悅以取寵幸者（立言悚然有大臣節槪）未有不壞天下之事而爲社稷之憂也切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前來江南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朝廷止賜鹽七千引公用止可直銀八千餘兩（朝廷所賜塩引每多失）却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衛逼要銀（帶皇親且不可猶例况內官乎）三萬二千五百兩不知餘鹽八千五百引從何而來多取價利作何花銷又有鹽數十船發去江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府等處官賣不知又得銀幾千萬

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官民取受銀三萬六千餘兩玩器藥餌等物幷跟隨人員私下取受者不在其數又令蘇州府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餘疋每疋直價銀十五六兩止給銀六兩五錢及其交納每疋反勒要機戶解扛銀五兩虧民數多使之破家蕩產含寃莫訴其在江西浙江二布政司幷南京及沿途索要官民金銀幷玩器等物不知又有幾千萬數臣聞千戶王臣本非勳賢叨享祿位專弄左道邪術豈知經國大體而太監王敬聽伊撥置刻剝軍民舳艫

相銜滿載而歸以覬寵幸殊不知取之不義得之不以其道所以失人心者在此所以損國體者在此所以傷和氣而致災沴者亦在此也若但見其易而不思其難樂其有而不恤其無徃者過而來者續用日侈而財日匱非民之福亦非國家之福也況各人假公營私明取暗受者多使朝廷擔其名此尤不可之甚者也（公所列欲助者凡民間皆盡古）除王敬等在江西等處賣鹽幷取索銀兩臣不知備細者不開外今將臣所知者開坐（此皆詳開於後乃知血汗之所掠皆明據也）

具題

議事奏狀　查核錢糧

一查得成化七年奏　准將江南應天府并蘇松等府該起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常盈倉糧俱撥官軍過江就各處倉塲交兌每石除原定加耗外另加過江水脚米一斗所以軍得脚價民免遠運彼此有益交相稱便成化十三年十四年仍令民運赴瓜淮交兌民有盤費之損軍無加增之益繇是言之則知民運至瓜淮不若軍到江南領運之便明甚如蒙乞勅該部會議合無將今後儹運瓜洲淮安二處水次

軍強民弱民運至瓜淮不止水脚之費其他雜費有意外之發不如軍運

常盈倉糧、照例加與脚耗、仍令官軍過江依擬前去
各處水次領兌、庶幾軍民兩便、漕運不悞、
前件仍照舊例民運於瓜淮及常盈倉兌納
一蘇松常鎮及嘉湖杭七府、歲輸正耗稅糧八百餘
萬石、租重差繁、民多逃移、松江一府二縣之民、已包
納坍江逃絕人戶稅糧五萬有餘、其他可知、且杭鎮
二府、稅糧雖多、不過起運南京各衛倉徐州等倉、及
兌軍儹運而已、蘇松常嘉湖五府稅糧、除起運兩京
內官監供用庫光祿寺衙門白熟粳米白熟糯米一

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餘石、每石連加耗脚價盤用、有用糙米四石三斗二升者、有用糙米三石三升者、有用糙米二石七斗者、共用糙米四十餘萬石、蘇松常三府、又起運兩京各衙門、幷公侯駙馬伯祿米二十八萬餘石、連加耗脚價盤用、共用糙米五十餘萬石、約用運夫二萬有餘、自備衣粮盤費、又不可以數計、況涉歷江湖、過閘過壩、盤灘剝淺、辛苦萬狀、或不幸又有遭風覆沒之虞、四五箇月不得到京、及至到京、或遇陰雨、不得曬晾、動輒守候一兩箇月、不能進

倉如遇各衙門忠誠爲　國知民艱苦官員隨即照

白糧交收其難如此可不加意於斯乎

數收受出給關单糧納受福若遇惟利是嗇不知民難官員百般刁蹬任意需索捉斛較量衙撒在地者皆不作數或百十石或五七十石一例折算照數添補以致借債賠補破產還債年年如此民財如之何不殫財殫力屈民難過活誠恐久則致生他變不特

十關乎民者宜深計

收糧之弊如此而各庫收受一應官物其弊亦然請勅戒諭兩京一應收受錢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各公乃心惘念民難如遇錢糧到於倉庫辨驗堪中隨

即收受。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毋多稱斤重。爲 國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仍前不悛剋削糧納。許巡倉巡庫御史指實參奏不分內外一體拿問如此則法無偏私而人自畏服。東南生靈之福也。

如此更難

前件准擬行文禁約

一查得在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五石、南京光祿寺歲用白熟粳米一萬五千石、在京光祿寺日支飯米、臣不知其數、南京光祿寺日

支飯米臣頗知其槩其每日所造之飯止供南京尚寶司六科巡城都督本寺及四署官數員而已其餘則送各監局匠人本寺厨役及以此米送淮清橋三飯堂造飯濟貧大抵此米以一百分爲率官員所食不及一分而匠人厨役貧子所食反有九十九分之上且此白熟米得之非易方其初收之時鄉民選取一色好稻舂碾成米篩簸擇好者取之其不好者退之勞費民力頗多實非常米可比在　廷文武大臣非公差見辭奉　旨賜酒飯則不得食而匠人厨役

此論求休極爲明透

貧子反得食之况環衛之士與　朝廷守宮禁防奸細比之匠人厨役貧子輕重不同環衛之士止食四門倉之米所造之飯而匠人厨役貧子却食如此好米非惟人民辦納艱難抑且貴賤輕重不分乞　勑該部會議、合無今後兩京光祿寺合用祗待近侍官員及四夷使臣等項、方許會計白熟粳米、其餘匠人厨役飯食、與夫飯堂造飯之米、另項會計次等熟米、

得旨南京光祿寺扣筭官員食用外其餘只與二等米食

但以熟米不分顆粒大小顏色紅白一例收受支給如此非但辦納者頗省勞費而飯食亦有差矣、

處置地方奏狀　　荆襄險要

議得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力耕火種易於
此奏陳荆襄險要甚詳今日所當考也
收穫各處流民僧道人等逃逃逃移其中用强結菴
立產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
此荆襄流民之所繇始也
縱横日熾茲者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殄
滅若不乘時處置抑恐餘蔓復滋重貽後患緣係該
部奏准行令臣等會議區畫久安長治良策奏　請
定奪事理未敢擅便今將處置地方緣繇逐一開坐
具題請　旨

一襄陽荊州三衛并夷陵千戶所官軍永樂宣德年間俱在本處操守地方彼時山中雖有流民畏懼軍衛不敢嘯聚為非正統十四年為因摘調鎮遠靖州等衛官軍前去楚川雲南等處征進致令邊城缺守

摘調既多衛分既弱地方亦虛此有兩害

苗賊出沒該總督軍務都御史王來奏准暫將荊襄等衛官軍調去彼處分作兩班輪流備禦候邊衛清

既已調發即為故事追復原來衛分便已難矣

勾軍士足伍之日另行定奪隨後又將三班軍餘亦調前去征進今已十五六年邊衛隊伍計必完足前項官軍仍舊輪班一向本處城池空虛武備廢弛以

致賊首千斤劉等得以伺隙爲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看得前項衛所除運糧升頭班備禦官軍外其二班三班官軍餘丁每衛不過七八百名合無令頭班官軍照舊前去備禦將二班三班官軍餘丁存留本處操守城池振揚威武遇有警急易於調用如此則盜賊知所畏懼而地方可以永寧矣

一襄陽府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蠏溪格兜坡潭頭坪馬腦關三扒峪梯兒崖頭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椰

口馬欄青峰壽陽柏木前坪後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流移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千斤劉等一起。衆皆響應。相從爲非。查得比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調各邊備禦征進。并漕運去訖。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爲患。且前項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合無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

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為調遣撲滅其該所原發運糧官軍亦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數撥補如此則城池有人操守而緩急遂不致悞事矣

一襄陽府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穀城光化相爲唇齒本州地方流民比竹山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有警則此戒嚴此缺守則彼警擾自然之勢無足怪者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

聞奉　勅全存修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差調，切緣太岳太和山宮觀，在前用工修蓋完固，即今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寔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員名，餘丁三千餘名

欲省修觀軍役，議論切而不激。

雖稱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歇役在閑，不曾做工。合無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日逐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鄰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分巡分守等官調度勦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一槩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

仍令正軍盡數用工如此非惟可以保障一方軍民于今流寓[illegible][illegible]在一帶為多

亦可以防護各山宮觀矣

一襄陽府均州南漳穀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當時衛所猶堪防禦故建議

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人戶并逃軍欲復衛領設所治也若以今之流民既肯耕種

逃囚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趁食踰年結搆為當量立州縣以治之自然向化成善地矣

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守禦鄖縣上津竹山三處

俱離均房二千戶所不遠穀城南漳離襄陽衛不遠

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

戶所五百餘里西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荆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荆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寫遠。況本縣止有一里半民。遇有賊盗生發。急無官軍救援。照得巳革去荆襄護衛官軍。見在荆州三衛帶管。合無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發去遠安縣與民相兼用工修築城池。設立千戶所衙門。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一千戶所。就於別所轃撥。遇賊生發。隨卽撲捕。如此。則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

一襄陽府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荆州府當陽縣

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阻要害去處因無巡司盤詰以此各處流移人戶逃軍逃囚僧道人等往往來彼或開山耕種或結菴居住停藏年久聚集爲非看得房縣版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枋灘當陽縣漳河口俱係强賊出沒流民經行緊關去處今無前項巡司各處設立一巡檢司照例銓官撥吏就于該縣僉點弓兵一當時巡司備撫治與流移可見設官之初意今則不然百名令其常川盤詰往來巡視除住種年久附籍已定流民聽其本分生理外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

當差。造作非爲者。拿送官司治罪。私自結菴僧道。就將菴舍折毁。有度牒者。遞送原出家寺院識認住坐。無度牒者。解發本管官司問罪還俗。遇有賊盜生發。就便相機撲滅。仍仰嚴加禁約。今後各處逃食流民僧道。一應無文引之人。俱不許擅入前項山場。巡司官兵人。敢有假公營私。生事害人者。許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分巡官拿問如律。如此則控制有人。而流移不復聚衆。關防嚴緊。而賊盜日漸消弭矣。

一襄陽府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

宜城荆州府當陽遠安等州縣在前因是土民不及里數俱係裁減衙門州設知州判官吏目縣設知縣典史切照各州縣土民雖少而地土廣濶中間趂食流民屯田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不計其數詞訟日逐紛紜盜賊不時生發原設官員俱全尚且分理不周況須銓序得人何必復添一遇公差考滿等項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官乎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以致事多耽悞民多受害合無將前項裁減州縣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專一撫安人民緝捕盜賊防

革奸弊。如此。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駁議聽選官王瓚建言江北五衛免赴京操奏狀　江北五衛

臣等會同南京守備太監安寧等計議。照得江北應天等衛官軍。自永樂年間起。一向俱在江南操備。續於景泰四年。該應天衛經歷姜永奏稱本處城池無人操守。奏准將南京見操應天等五衛官軍。含餘數內。摘發一千員名。委南京旗手衛指揮董貴管領提

督在於江北浦子口教場操練守城外。天順三年。又該南京和陽衛百戶周忠建言江北應天等九衛官軍俱赴南京操備。隔江往來風波艱苦。各要將本衛官軍。俱在江北操守等因。奉行該前守備魏國公徐承宗等議得　朝廷根本之地。操守係于重務。馬軍惟當增益。若將前項官軍。輕易調動。萬一有警。卒難取用。已經奏奉　欽依。將前項衛分官軍。照舊存留南京各營操備。今聽選官王瓚未知事體。又要將應天等五衛官軍。放同本處浦子口操備查得江北應

天等九衛見在南京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新江口操練官軍舍餘共二千餘員名，及查南京各衛見操官軍舍餘中間亦有在於江北屯所居住，而赴南京操（分京軍於江北，昔因江北多空地荒田，就之屯種。）練者，又如直隸建陽等衛官軍，前來南京輪班操備（且既欲其往來，則大江之險可虞，故江北衛軍可以）俱各經過大江北之應天等衛門路程尤遠，若令軍（實陪京，陪京軍士可以屯江北。）士各就近便操備，則江南操軍愈見數少，將何守備京城而爲居重馭輕之道，況江北浦子口見有指揮崔珏在彼守禦，各衛見在官軍舍餘，亦足以守城操備，合無將前項衛所官軍，原調南京各營操備者，仍

令照舊操守保障京師實爲良便

開河事宜

言開河事宜并乞先修舊塘水閘奏狀

臣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

近來黃河每泛淮水漲溢故邵伯寶社諸湖每年

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

泛決以役漕河一帶如線可捉此河之地勢之形

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

益言河淺

而湖深也故湖水淺將河水已涸

則河水輒爲之淺澀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深三尺

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向河

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

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

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磚砌堤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仍于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二千

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樁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樁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戶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戶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艌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濟運河兼以便推商一舉兩利）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

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蒲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勾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近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

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
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
以上四塘。共造放水版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
磚石外。約用磚石樁木等料價値。幷匠作工價銀二
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於衆。咸以謂若將以上三件
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
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但係前項工程浩大。合
用人力錢粮數多。況揚州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窮
困已極。倉庫錢糧不敷。兼且遞來玄象示警。黠虜

入寇。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候時和歲豐。人力寬舒。方可爲之。惟修理陳公等塘閘座一事。旣不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爲之頗易。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支給。收買物料。修造閘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運河。

處置運糧餘丁月糧奏狀　處置糧運

近者以衛所官軍貧而漕糧轉運交收艱難故武

廣東淸吏司。案呈。抄蒙　欽差南京守備太監安寧

、并之猾富者皆營脫運差、而委之貧者、貧者旣不

等節該欽奉　勑爾等會同將南京各該衛所旗軍、

能爲行則于點軍之時、亦脫其猾有生業者、以身

幷新江口等處寄操旗軍查勘酌量選補運糧若干

軍數少，（淵而役其亦貧者以致在途多陵溺阻滯之患而運弁之到京得免罪者亦少矣此漕政之所以日敝也觀端毅公疏知今昔之不同漕事完耗亦于此可見）即將殷實餘丁貼湊，照依正軍事例，免其一丁差使，貼月支米一石，養贍家口，行糧賞賜一體關給。欽此欽遵。除該年依 勅選補外，自是以後，各衛所餘丁，因見運糧者，月支米一石，又有行糧賞賜，別差者，無有糧賞，所以皆願運糧而不願別差。（往年衛軍樂于運糧近來衛軍苦服運糧近年有賠累也）衛所官吏受其親囑，凡遇運糧旗軍逃故，多不于正軍內選差，輒將餘丁撥補，甚有將在運旗軍捏故掣回改差，就以餘丁更替。及至逃故等項旗軍復役補役，又不送去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所以食糧餘丁一年多

似一年在倉京儲一歲少如一歲又如在外衛所旗軍有月支本色米八斗者有月支本色米六斗者而運糧餘丁一例俱支米一石比運糧正軍支米反多（餘軍比正軍稍優者以餘軍不當差而差故稍優之然總計則倉儲費多矣故欲裁之）若不處置非惟錢糧妄費抑且恩澤不均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內外軍衛衙門今後不許將運糧旗軍提故掣回改差果有逃故等項仍照先奉 勑書內事理先儘操備等項旗軍查勘酌量選補若正軍數少方許將餘丁照奏如運糧逃故正軍復役補役即令上運替回餘丁改差在外衛所運糧餘丁若

該衛所正軍食糧一石者亦與糧一石食糧八斗者亦與糧八斗食糧六斗者亦與糧六斗不可使餘丁食糧多于正軍其選補運糧旗軍餘丁俱于運糧完足回營之日選補仍將選過餘丁造冊南京各衛送南京戶部在外衛所送所在有司查照放糧敢有不先儘正軍選補及將運糧正軍捏故掣回改差濫點餘丁頂替虛實錢糧者參奏拿問如此則錢糧不至于虛費而恩亦庶乎均一矣

申明茶法奏狀　茶法

查得本部先於景泰五年、爲因各處茶商人等、多將舊引、影射私茶、不行銷繳、查照清理鹽法事例具奏、該戶部依擬奏　准、出榜曉諭、及行各處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禁治搜檢、各批驗所追繳退引等因、已經通行遵守外、今照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蘇賣賫產茶地方。轉賣與人。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行追繳引。難矣。況茶貨出山。經過官司。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又如南直隸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寶慶長沙荆州四川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州瀘州雅州等處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項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爲便理必樂從誰肯不納課遠近不同費用多少因之買引縣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

途窵遠遄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茶商少利不得不夾帶私茶矣）況批驗所退引該與截角。今前項三所。卻管責引不行批驗照退名實不稱。有乖職掌。臣等切惟印造茶引鹽引。禁治私茶私鹽。係是　太祖高皇帝舊制。今官不修職。民不守法。茶禁廢弛。一至于斯。若不申明禁約。非惟虧　國家之課程。抑恐壞　祖宗之制度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通行天下曉諭。今後園戶買茶。及茶商興販茶貨。造引給縣。與夫批驗納課等項務要俱遵引繇內條例。數內惟買引一事。免其納錢

只照見行事例。每引一道。納鈔一貫。中夾紙一張。仍
令前項產茶府州斟酌所管地方每歲可出茶貨若
干合用引繇若干預先具數差人赴本部關領前引（若如此則運省多矣）
回還收貯出榜召商中買仍要辨驗茶商路引果無
詐偽。即將其人姓名貫址附簿。將引給與。年終該府
州各將賣過前引造冊。就將收過紙鈔。差人一同解
繳本部。鈔送該庫交收。紙劄造引。仍具數領關。次年
合用引繇。各批驗所如遇茶商經過。務依例逐一批
驗。將引截角。如無夾帶。即便放行。若有夾帶。就連人

茶拿送本處官司問理。年終將批驗過客商姓名貫址。并引數目。及盤獲私茶起數緣繇。造冊申達所轄轉繳本部查考。如有日前停藏舊引。未曾繳到者。榜文到日。限三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告繳。與免本罪。敢有不遵條件。興販私茶者。許巡按巡鹽巡河巡江監察御史監收船料提督洪閘郎中等官。及各該軍衛有司守把關隘人員拿問挑擔馱載。及引領牙行停藏之家。俱依律治罪。盤獲私茶。并盤車船頭畜等物俱入官。如將引繇照茶依例批驗截角賣址。隨將

赴往責所在官司告繳。封送原引衙門通類解部查
銷。如此則職掌定而政務修。法令明而奸蠹息矣。

議封贈繼母奏狀　封贈繼母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京
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氏、故
繼母顧氏、見在繼母呂氏、　勑命等因、到部送司、照
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欽奉　詔書內一款
兩京文武官員、未關誥勑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
母見在、先與誥勑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得誥命、不

爲常例、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順年間、欽奉詔書
恩例節比題准各官父在兼贈其母、母在兼贈其
父、共給誥勑一軸、以省多費、事例具題、奉憲宗
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例給與、欽此欽遵、又查得本
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受封、諸司
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常見宋大原有三人並得贈者）
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
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
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

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似不可止及一人令（稱情制禮似俱斟酌也）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　勅命。稽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但往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以再三躊躇。未敢輕易與之奏　請。若照繼室止封一人例不與之奏　請。不審令後見在繼母奉養有缺及有所違犯宜何如治罪而其服制宜何如守也（此論更透）今因文林照例請給　勅命。若不與之講究陳　請定奪。非惟有孤　恩典。且使爲繼母者自分彼此而（大足爲議論之宗）意有厚薄而其子之於繼母雖欲同一孝心而不能

盡非所以均　仁恩而勸慈孝也合無准寺丞文林
封贈父母并二繼母共給　勅命一軸以後遇有應
請　誥勅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
給庶幾　恩典均及而母子之心安矣奉
旨諸司職掌無盡封繼母之文止許封一人

論釋奠禮奏狀　釋奠

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内開　皇上于今年三月三
日　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以臣爲分獻東哲官
榮幸莫大焉切覩儀注内一段開稱導引官導　皇

上詣大成殿陛上、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執事官各先斟酒於爵、候導　上至拜位、贊就位、百官亦各就拜位、四配十哲分獻官、各詣殿陛東西階下、兩廡分獻官各詣廡前、俱北向立、贊迎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通贊百官行禮、同贊搢圭、

上搢圭、執事官跪進爵、樂作、　上受爵、獻畢、復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樂止、贊出圭、　上出圭、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仍以次出殿門外、東西向立、典儀唱送神、樂作、樂止、贊　上鞠躬拜、

興拜、興平身、通贊陪祀官行禮、同導引官導　上詣中道出、分獻官以次退、若依此儀注則分獻官始終不拜矣　皇上拜陪祀官俱拜獨分獻官始終不拜恐非禮也臣愚以爲分獻官拜位、當在殿陛之下、列于陪祀官之前、贊迎神　上在殿陛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在殿陛下拜、　上獻畢、分獻官以次詣神位前奠爵訖、復退于殿陛下原拜位立定、贊送神、　上拜、分獻官陪祀官俱拜、似爲近禮、臣讀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此

言春官之釋奠主于行禮非報功也故攝幣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　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此言立學事重故釋奠必以幣今　皇上嗣登大寶初幸太學即所謂始立學也臣愚以為釋奠當用幣爵亦當三獻今儀注內無獻幣之禮是行春官釋奠之禮非始立學釋奠之禮也似為未安或以為舊儀注如此臣以為舊儀注是則當從之或有差誤亦當更之以求合乎宜似不可以訛承訛也乞下臣言于禮官會同翰林院官議之然後行事則　聖明幸學釋

隸引經術

辨駁固為允當

奠之禮。庶幾合乎空。而可以傳之于後矣。

疏上准行分獻官拜禮餘仍舊儀

陳言輔治奏狀　陞賞冒濫

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等衙門內官俱有定（祖宗朝宦府一体讀此疏猶有周制宦官統于冢宰之意）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縱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故事當者）來則不然矣。前者　陛下將內官論年遍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　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內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逝

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為濫而遍降之。今何不以為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　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　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　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貨利。及登　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蠧國亂政邪術欺　君罔上之罪。迸逐剌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孝宗聖德于此尤昭著之　華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

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　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
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
內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
（言甚切直）
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恐不
可得。此　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也。可不愼與。況
今非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　君臣上下同加修省
之時。而　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弭　天變。伏望
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
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

之決。決不可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議知州趙源乞開陞衙門奏狀 廣西土官

看得廣西龍州土官知州趙源奏稱本州地方與安南國毗連、每遇交人進貢往來、係臣率領目兵迎送（假為此言欲改府）護持其間官僞稱侯伯都督侍郎、勢張狐犬之威欺（治以僭彌、歷也）歷守邊官貪妄自尊大、乞照憑祥縣開設軍民府事例、將龍州改為龍州府土官知府職事、長牙爪精神

固守地方一節臣等竊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此古昔之格言後世君臣之所當法守者也緣前項地方自　國初開設州治迄今一百二十餘年自趙帖堅歸附爲土官知州子孫世襲其職至趙源已是四輩未嘗改作所以邊釁不生境內晏然今土官知州趙源欲陞百餘年來已定之州治而爲府治若允所請恐邊境自此多事矣

先馭土官當以故事裁之若輕徇奏請將來陳乞者紛紛無以裁之一與一否反爲厲階矣

非地方之福亦非趙源之福合無行令巡撫都御史今後如遇安南遣使入貢經過龍州地方差官

開諭來使務要遵守禮法毋得生事擾害仍戒諭知
既不從其隙心計為北害以將心其意亦是
州趙源亦要安分循理遵守　祖宗成憲永享和平
駕馭机宜也近背氏之才以濫假州守之職避從之
之禍毋再妄生異議率意改作以貽後日之悔
心之士官嘗試朝廷之浪大声勢準白此始

議修蘆溝河官不當陞職奏狀　河工濫陞

切惟　朝廷置文思院官幷把總人匠無非為營造設也今副使潘俊等修築蘆溝河堺工完雖曾効勞是乃職分之當為非分外事也訪得天順年間幷成化初年亦曾修築河隄本部查無陞官事例止查得成化十九年六月修築蘆溝橋決口工完陞把總袁

狗兒等十二名。八月蓋造恭慎夫人墳塋工完。陞把總柴甫成等四名。九月修理大慈恩寺殿宇工完。陞把總金全等三十七名。俱文思院副使。是以濫陞匠官。并欽天監太醫院等衙門官。日增月益。動以千計。大壞名器。虛費錢糧。物議為之沸騰。欲其革罷而未之能遂。至　陛下即位。因科道建言。一切罷去。人心十分痛快。仰望太平。且如營造　憲宗皇帝山陵。乃初政第一莫大工程。凡八閱月。所役軍夫匠作人等何止三四萬。然後告成。中間豈無精通藝業。造作有

方之人亦豈無揀擇月日修合藥餌書辦文案之人

如此折論輕重既清人向

未聞有加陞職事者今修堤之功不及山陵三分之

雅緻

一較其事之輕重奚啻百鈞之於一羽也昔管造山

書奏潘俊等遂奉旨不准陞賞槪 先帝時大工

陵工完未嘗陞官今修築河隄工完若許陞官不無

諸役陞賞之濫乃知大臣深惜國体如此也

有失輕重況目今修城等項工程數多若工完之日

俱照此例奏討陞官將何詞以拒之其為冗濫又復

陞與賞之異耶 軍

如前日矣豈不為新政之累所據副使潘俊等只可

功且然何況他工役耶

量加賞賚以酧其勞恐不可陞官以開弊端也

議進士石存禮除官奏狀

除授京職

照得日今六月本部大選官貟取到三甲進士內一貟石存禮年二十二歲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該選知縣臣等竊惟知縣乃一縣之主百責所萃生民休戚係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勝任查得舊例中副榜舉人俱除教職中間有年未及二十五歲告願不就教職者准送國子監讀書二十五歲以上不願就教職者不准仍除教職蓋以未及二十五歲者年少未可爲人師範故准令不就教職況知縣比之教職責任尤重今石存禮年方二十二

歲氣質清秀、形體孱弱、若除授知縣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羣僚之上。督率衆職。分理庶務。加以送往迎來承上接下。勞苦百端。恐不能堪。看得行人司行人、亦係三甲進士該除官員、其職最簡而無勞事、欲將在

如此可謂從權若近者一定資格付之掣籤從以

存禮仍送該衙門辦事、候有行人員缺、另行除授行

避嫌謗豈大臣成就人材之道乎雖然。若今者欲

人、使本官讀書進學。日省月修。待其老成然後授以

宰獄于例外與人一京。职恐亦不可得矣

任事之職斯可責其成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錢　穀子璧　參閱

楊大司農奏疏

疏　　楊鼎

通惠河舊道事宜疏　通惠河舊道

看得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故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

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所每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腳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臣等同叅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因上命公訪求元時故道故回奏云云本二疏今合爲一）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疏稽考回奏看得閘河原有

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元時宮闕尚在中州水在宮牆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安政閣。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徑過　祖宗山陵。恐於地里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修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壕口以洩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

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濶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濶。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拆毀那移。且以令寬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丈之寬止深四寸。況春夏天旱。泉脈易乾。流水更少。粮船剝運。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必須增築填墊。又有走沙。急淌處。俱要創開。派夫修挑。倘水少又須增引別處

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礙。況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塞淺澀。雨澇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决不可開。況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其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為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匯于西湖。見今

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粱河量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瀦水。短運剝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況河道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將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決

壞淤淺處要逐加脩濬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
况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
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粮儲得以近倉（今北河亦僅通剝船耳）
上納在內食粮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粮儲
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
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
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　聖朝京師萬萬
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勅各該衙
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幷各營見操官軍人等自山

西玉泉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粮運之脚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

會議大同等處事宜

會議邊事宜

巡撫大同甘肅等處都御史殷謙等所奏事宜一太原等府州縣歲運邊方粮草因山路險遠止是輕賫銀貨買納如薄收價貴則積蓄者高價以罔利如有收價賤則 納者侵欺肥已宜令有司遇價賤則督令全買貴則使納至六七分其餘收銀給與官軍准

作俸粮。一山西新設威遠衛，與大同右衛相隣，右衛三面幾四百里，威遠四面僅六里，難以種牧，宜令分巡官會同守備等官查量，以隣近大同右玉林二衛餘地內西南各撥二十里，東北各撥一十五里，給威遠衛軍種牧。一陝西甘肅一帶官倉，近被官攢斗級侵盗粮料，多至一萬三千餘石，少者二千有奇，葢因監收官不相交代，致生姦弊，况甘肅見有房報，正積蓄備禦之時，其監收官定二年一代，不許先期而還，受代者亦不得託故延緩。一甘肅富豪之家，多賂摠

兵副叅等官、占奪水利。妨民灌漑。宜令分巡官兼管其事、犯者治以重罪、一陝西甘州左等衛甘泉等驛遞、并河西一帶、地連哈密等處。四外使人、絡繹不絕、宜令臨鞏平鳳四府人犯死罪并徒流罪者、俱發充驛遞夫、自備馬驢牛車、相兼服役、仍給口粮三斗、限滿放歸、

覆山東巡撫事宜　山東巡撫事宜

巡撫山東僉都御史李偆所奏事宜、一令山東飢民、荷蒙聖恩出內帑、發官廩、蠲逋負停役徭、周恤保愛

無所不至，黎民日困。昔宋仁宗遇契丹流民過界，分送諸州，以閒田給種。富弼守青州，遇河北流民至境，區畫賑恤，撫與土著。方今天下一統，通融有無，何分彼此。乞勅河南等處巡撫等官，以山東流民分發各州縣，務隨所在區畫屋舍居住，驗口給糧，候秋成仍給口糧，發遣復業，以其數奏報稽考，庶得彼此兼濟。一今山東長蘆二運司官鹽不行，而淮浙福建河東廣東鹽課積多，久不開種，乞撥百萬餘引於臨清濟寧等處報中，不拘資次，即與關支，則客

商見利必趨樂於中納而有助于荒政矣一山東所屬該徵粮艸粟米豆麥之類遞年派運在京諸司并在外河間涿州臨情德州等處上納自成化六年以來連遭旱澇逋負甚多官吏以此得罪山東飢民賑恤撫綏尚不能全其生使更差役追徵是速之死也乞俱停止庶得少安

議覆巡撫漕運疏　撫漕事宜

各處巡撫漕運都御史等官所陳事宜一工部以各衛趲運失火粮船多因旗軍侵盜俱罪或遇別船有

此被自焚溺以覬免罪欲令本衛旗軍備料造船以塞此弊然風火之起衆所共見若令軍自造船恐誤京儲請如舊例有司并提舉司相兼修造為便一漕運指揮等官年六十者例許更代而代者率多少年不諳漕務請自今雖有年及六十筋力精健公勤辦事者聽總督漕運官審驗仍留在運一九江鎮江安慶等衛自永樂年來屯軍皆自耕自食後以運征撥用運官者多乃以運糧旗軍撥補每田三十畝納子粒六石身既運糧又納子粒每月又赴各倉支糧誠

爲不便請各軍月糧一石止關本色二斗折色二斗其六斗存積至一年則有七石二斗以六石抵納子粒餘爲加耗各都司做此一陜西盩厔縣司竹局額設官吏各一員歲納課鈔後竹枯死而課鈔均攤辦納令佃戶俱爲有司官吏仍舊虛設又正統時新設靖虜衛除收糧經歷一員是衛直隸布政司既歲委有司監督出納經歷亦爲虛設請俱革之一軍士運糧近例每石有耗米七升以備艌刹顧扛之用近因修濬河閘并造剝船已摘取其半而各軍運送本色

赴倉幷各船所帶修通惠河磚石顱直全資于此若將七升之數一例扣除則軍士愈困今宜斟酌每石只加四升後不爲例一洮河岷三衛該解廣南永昌武清等衛軍近清軍御史等官奏例拘解緣土人習性與番人不相遠恐致激變請各就附近編於三衛當軍一固原衛迤北胡盧峽口幷魏王城俱有古城一座通寧夏韋州計周圍數百餘里內爲土達居住之巢穴外爲虜寇出沒之喉咽今陝西該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軍一萬一千餘名而各處該解陝西衛

分軍。亦六千四百餘名、請以南北軍項兌順其水土之性。免其跋涉之勞。仍脩理魏王城。設平虜守禦千戶所。其葫蘆峽口。設鎭戎守禦千戶所。俱隸固原衛。其閒地則爲屯田。且耕且守。五年後方令納糧。平虜千戶所仍聽寧夏總兵官節制。一褒城縣雞頭關沔縣白馬關、舊于漢中寧羌二衛、月差百戶率旗軍守之、而各軍惟刻剝商賈、縱放軍囚、有害無益請各設巡檢司官吏署之、一和州含山縣、舊有研辦蘆柴、弓兵藉以蘆塲水衝、困於陪納、令每柴一束、納米四升

共該八百石有奇俱納本縣倉至天順間以三分之二起運於州每石盤運加耗多至一石四五斗請仍存留本縣以省加耗一鳳陽府廣儲等倉每歲約支中都留守司及各衛所官吏糧二十三萬九千二百餘石緣本倉歲收各處糧俱爲停免兼起運未到故支者歲增而納者歲減恐將來供給不足及南京金川門中和橋二草場所積草足用五六年恐年久腐爛請以明年河南有糧州縣實徵米麥添撥鳳陽倉上納又以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實徵南京馬草量爲

通融支撥會計之善策也

折米亦納於此。候有積蓄已之。一南京應天橫海龍虎三衛、俱在江北、衛各有倉、歲收錦衣等衛屯種子粒、不過十一萬二千一百餘石、而所支三衛、并武德河陽江淮各衛官軍俸粮、乃用十三萬九千三百石有奇、往往取足于南京在城倉、各軍月支不便、宜以應天府所屬江北縣分、并直隸沿江府州、每年夏稅撥於應天等三衛倉、以足每歲各軍之用、一南京各衛倉粮、初以地濕浥爛、每石該一尖一平收、約餘八升、許以粮長納戶作弊、從都御史周瑄請、每石明加

八升，正耗米俱平斛，甚便。近因建議者，復令如舊，今欲令鳳陽及南京江北分并五府以下諸司收糧，則皆如舊，其在城各衞倉，仍如周瑄所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